

老渔船

□鲁迪

每个周末,我去父母家的时候,都会经过一座桥。桥下,是一半海水一半淤泥的大海。

今天又是涨潮,滩涂上,停着一艘渔船,高高翘起的船头,仿佛在张望大海。这是一艘历尽沧桑的老船,老得缺了很多零件。船身初始是蓝色的,现在,很多地方油漆剥落,锈迹斑斑,露出内里的酱红色。我不知道这艘船在海上停了多久,它的主人为什么把它弃在这儿?每次经过,船都是孤零零地陷在滩涂里,肉眼可见地衰败。船底周围,是一些爬行的海蟑螂和小螃蟹,它们活跃的姿态更加凸显出这艘船的老朽。

船头,架着一副生锈的铁梯,缆绳自船上伸向海里。船的外面,挂着几只黑色的橡胶轮胎。驾驶室外面的白漆不规则脱落,露出里面的红色,如一幅极简主义的抽象画。驾驶舱上面的烟囱、旗杆、探照灯,有的生锈,有的歪斜,布满岁月的痕迹。我似乎预见到了这艘船的结局:有一天会全身散架,如大鱼被啃光鱼肉后剩下的骨架,经历风雨摧残和海浪冲击漂摇,慢慢剩下几块老船板,之后渐渐沉没海底。似一首绝唱,余音袅袅,充满悲壮。

那天经过,潮水涨了起来,这艘船在荡漾的海水里摇摇晃晃,让我几乎以为船将要出发。浑浊的大海像是一面硕大的卡其色棉布,颜色陈旧

带着些微皱褶。正值夏秋交替之际,这些日子的海水泛出蓝绿的光泽,整个海面如被刀切割过一般,那条分割线把一大半切成了绿色,一小半切成了浑黄色。远远看去,蓝天、老船、大海,有种长天一色共苍茫的辽阔意境。

一棵野草不知何时长在了船舷上,随风轻摆的叶子细长笔直,翠绿的颜色显示出鲜活的生命力,跟老船的苍凉俨然成了鲜明对比。也许,那是一只飞翔的鸟无意间掉落的一颗种子,经过阳光雨露的沐浴,渐渐成长为一棵生机勃勃的野草。我趴在矮塘上,竭力想要看清船内的一切,甚至产生了爬上船一探究竟的念头。我从来没有见过船主人,这些年,他不可能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我想像船主人爬下塘,双脚踩在泥涂里,褐色的淤泥立刻淹没了他的双脚,然后,他爬上那根摇摇欲坠的梯子。上船,用粗糙苍老的手,满含慈悲的眼神深情地抚摸船上的一切,回想老船曾经如野马般顶着汹涌海浪,跟随自己驰骋在大海里的那些岁月。

小时候,我曾经见过夏季里的渔船,归港的时候,被拖上海滩修补。整个海滩响起令人昏昏欲睡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是补船匠用凿子把桐油敲进船洞的声音。这个阳光如针尖般刺眼的季节,补网、修船成了渔民主要的日子,他们跟着

渔船一起养精蓄锐,只为下一季更好地出发。此时,我多么希望这艘船经过修补后,再次扬帆起航,以海为伴,与浪共舞,同大海生死契阔。

大海的无尽苍茫和深不可测,有时会让人产生无从着落,心胸空荡的感觉。而船是坚实的陆地,它和主人见证过海洋的奇谲、艰险,多次命悬一线,却依然选择再次出发。渔船和渔民的宿命,是在浩瀚无际的大海讨生活。如果说渔民是讨海人,那么渔船是讨海人奔赴渔场的武器和生存工具。渔民赋予了渔船一颗孤独桀骜的灵魂,渔船承载着一船人的海上命运,给予他们在风口浪尖中的安稳。他们犹如大海和鱼,万水之内相互依存。

自从大海归来的最后一趟,主人已经预见到了老船的命运。它虽然千疮百孔,却依然被主人所疼惜,他让天空、太阳、海浪、海风、月亮和星星见证老船生命渐渐陨落的过程,比起在汪洋大海里,经受惊涛骇浪,被折磨,被粉碎,坠入大海,最后踪迹全无;或被拆卸得七零八落,挤压最后价值的命运,他给了这艘老船最后的尊严。漂泊一生,最后回归大海。一艘船的宿命,从生到死,终将与大海有关。

到父母家的时候,我想跟他们说说那艘老船。猛然醒悟,眼前日渐衰老的两位老人,多么像那艘在时光的海洋里渐渐走向末日的老船。

花鸟岛·东方的“圣托里尼”

□乐佳泉

花鸟岛被誉为东方的“圣托里尼”,其散发出来的浪漫,是一种不经意的存在。而岛上古朴而又又不失现代感的建筑,以及极具灵性的民间传说和自然风光,又让人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流连忘返。

第一次踏上花鸟岛,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泗礁坐船到嵊山,途经花鸟岛。记得那天浪很大,航船就在一座简易的码头边靠泊,上下客后就开走了,前后也就不到10分钟时间,连船上的机器都没停。当时岛上有一个海军观通站,我们就住在观房里,时任花鸟乡副乡长、全国拥军模范叶祝芳得知我们来岛,特意过来看望,并带了一大筐淡菜。中午战士们就煮了一大锅淡菜,用脸盆盛着端上桌来,除了值班外,每人一瓶啤酒,大家就着啤酒吃着淡菜,非常过瘾。

临近傍晚,我们完成采访任务后,想到著名的“花鸟灯塔”去看看。指导员派了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几位向灯塔进发。通往灯塔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山间公路,非常有趣,有着两条非常明显的车辙痕迹,道路中间和两边长满了杂草,远远望去,这两条光秃秃的车辙痕迹就像两条平行线,通向灯塔。车到半途,因前几天的台风,道路被雨水冲垮,只能步行,其间刚好碰到日落和灯塔开启灯光照射,只见,落日余晖映射在海面上,将整个大海涂抹得金黄,而灯塔的光闪烁着,穿透了这金黄,就像奢华的婚礼上一颗钻石在黄金中闪烁一般,非常壮观。

花鸟岛又称花山岛,古曰石弄山,“在海之东北,山石玲珑,云影穿漏。”岛上多野生菊花、水仙花,因而得名花鸟岛。花鸟岛灯塔就建造在花鸟岛西北鱼山嘴上,由英国人于清同治九年(1870)建造。花鸟灯塔是护卫长江口的重要标志,是中外船舶进入上海、舟山、宁波等港口的重要门户,也是上海至韩国、日本以及经过太平洋的远洋国际航线绕不开的重要航标,被称为“远东第一灯塔”。

岛上老人回忆,原先在花鸟岛南湾沙滩附近留存有几座西式洋房,被称之为马尔斯避暑房。

从一些遗存的照片中可以看出:马尔斯避暑房是两层楼结构的西式建筑,主体由大块的沉积岩石垒砌而成,一楼墙面上镶嵌着雕花的落地玻璃窗,显现出奢侈的欧式风格。抗战期间曾被日本人占领,解放后,有的被拆除,有的被改建为部队的营房,现在只要仔细搜寻,还是能发现其遗存的一些蛛丝马迹。

不过除了灯塔闻名外,花鸟岛上的奇奇怪怪,同样令人目不暇接,让你仿佛进入了“山海经”里的海洋世界。

岛的南部,有一个怪石洞,被称为猴猴洞。相传:很久以前,洞里居住着很多猴猴,它们生性好动,经常在礁石崖边嬉戏。涨潮时,长在礁石上的淡菜等贝类,张开坚硬巨大的双壳,吐露出鲜嫩的肉舌,美丽无比,猴子见了,喜不自禁,争相玩弄,不想贝类受到袭击后,巨壳一合,猴子来不及逃脱,脚爪被夹住了,等到潮水慢慢上涨,猴子便被淹死,渐渐地也就绝了种。据当地年长的渔民讲,每逢风和日丽时,那洞里还会发出一种类似猴叫的怒吼,那是猴王在招呼着儿孙们不要到海边玩耍,免得被贝类夹住而被海水淹死。

离开猴猴洞,来到岛的西部,则又是另一番景色。草茂花杂,松木遮天,山腰间,有一处隐蔽极好的山洞,若不仔细寻找,很难发现;洞口不大,但形状独特,犹如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虎嘴,气势不凡。传说,有一年春天,渔民们正在花鸟岛附近洋面捕鱼,突然一阵大雾笼罩海面,令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渔民们被这突来的变故弄得惊慌失措,正焦急万分之时,雾海中发出一阵阵虎吼声,渔民们顺着吼声来到花鸟岛的山岙下,避免了一场灾难。从此,花鸟岛上的“老虎洞”名声大振,渔民们敬若如神。

在花鸟岛上,每一处洞穴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进入岛上犹如进入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岛上的渔民如数家珍似的向外人叙述着天洞、神女洞、牛郎洞的故事。在岛上还有一个蟹精洞,传说洞内螃蟹云集,大如磐石,东海里的螃蟹都以此为家。但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当地渔民说也没见

过,只是听说,不过岛上渔民们捕获的梭子蟹,却是出奇的大,膏满肉肥,味道极为鲜美。

没找到蟹精洞有点遗憾,但后想想,这蟹精洞可能是凡人见不到的,不然让人发现,掘了老底,端了老窝,那东海的螃蟹不就绝了种了。

身临其境,面朝茫茫无边的大海,有似是而非的传奇在诉说,真叫人既相信又不敢相信。

现在的花鸟岛,确实有种东方“圣托里尼”的美丽,蓝天白云下,白蓝相间的房子与蔚蓝色大海合为一体,让人无形中增添了些许的浪漫与憧憬。

清晨,起个早,爬上海拔236.9米的最高峰前坑顶,鸟瞰海天间日出时的壮观,看太阳由红变黄金子般的慢慢升腾;静谧的大海随着太阳的升起也渐渐变得热闹起来,小情侣们忙着起誓与合影,有海鸟鸣叫着掠过天空,与远处的轮船汽笛声遥相呼应,给这岛、这海,这人平添了活力与生机。

白天,有网红打卡点吸引着你的眼球,也有闲庭信步慢生活的闲适等着你去体验,当然,你也可以游玩全岛,漫步在极具海岛特色的石径路上,探寻未知的洞穴,然后像“一个离家出走又自觉返回家的孩子”那样走进岛上不多的几家面馆,来一碗“海鲜面”。那种海鲜,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是“透骨新鲜”这类形容词都修饰不了的鲜,就着面与汤,会让你“鲜”得回味无穷。

渔舟唱晚虽然不是海边的常景,但在花鸟岛,漫步在海边不大的沙滩上,海浪潺潺在脚下,那种“沙沙”的声响,犹如情人耳边的絮语,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便醉了。如果运气好,这花鸟岛还有一种潮水会经常出现,那就是“荧光潮”。漫长的海岸线全是闪眨的蓝眼睛,仿佛有无数的蓝精灵在游动,随着海浪泛起,更像是一条条蓝色的丝带在舞动;情不自禁地,你会踏入这蓝色的丝绸里,那么,你的脚蹻瞬间就会被这蓝精灵所包围,在你的脚下跳跃,在你的周围欢腾……

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那是一次真实生活的心灵感悟!

走不出的稻田

□刘小红

夜幕缓缓降临,城市的灯光逐渐暗去。酒水喷雾在远光灯的照射下,如烟如雾般袅袅升腾,笼罩在整个夜色弥漫的稻田之上。喧嚣褪去,三三两两的人走走停停,迟迟不愿散去,脚步中带着几分不舍,眼神里露着几分惆怅,还有那意犹未尽的模样。

很少看舞台剧的我们,却在这熟悉的稻田里,被演播厅的几位老人所感动,那举目远眺的眼神,挥手道别时的身影,如同定格画面,在脑海中不断浮现。走进老院子,树木枝叶繁茂,瓜果飘香。习惯了城市快节奏生活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再回到那里,似乎没有人会在意它如今的模样。

然而有这么一群老人,闲暇时依然会摇着蒲扇,到老院子来走一走看一看,依然会坐在大树下聊天,斗嘴,唱歌,跳舞。依然会靠着土墙晒太阳,他们回忆着曾经的青春岁月,半生坎坷。皱纹里流淌着岁月的痕迹,脸庞上却洋溢着温馨的笑容。

他们和天下父母一样,喜欢为孩子们操碎了心。唠叨孩子们要春捂秋冻吃饭穿衣,唠叨“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也唠叨自己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他们珍惜粮食,宁愿撑着,也不舍得浪费餐桌上的每一口饭菜。

跟着他们投入的演出,我们似乎回到了少年时代。那里有奶奶手里永远吃不完的糖果点心,那里有爷爷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传说,那里有永远年轻健壮的父母母亲,那里有永远闹不够的姐妹兄长……回忆和唠叨里看似琐碎,却饱含着生活的温暖。

老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也见证了他们的岁月,也见证了他们的故事。

多年过去,一路走来,我们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总是想让自己速度快了又快,效率高了又高,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把一切阻挡我们前进的障碍都甩在后面,在天地间任意驰骋。邂逅过各种景色之后,回首望去,留在身后的东西却越来越多,那曾经充满期望的少年,渐行渐远的青春,日渐模糊的人群,还有那依然待在原地的老房子和老物件。

在只有河南的21场精彩演出里,我幻想过无数种可能,没想到最让我流连忘返,竟然是《老院子》里那十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戏骨,他们最低年龄58岁,也都是各个专业的技术能手和行业精英,如今他们依然有不服输的精神,不服老

的干劲。他们潜心学习,紧跟时代步伐,上网络探索未知领域,他们爬山运动健身跳舞,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依然年轻,并决定想把新学的舞蹈《白狐》露一手给观众看。

然而,当舞蹈音乐响起,从开心的欢天喜地,到逐渐跟不上节奏,脚步混乱,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再到音乐高潮时,全体演员为不完美的舞蹈羞愧难当,停下脚步集体低头沉默,全场鸦雀无声,只留下凄美的音乐在演播厅上空缭绕,“我爱你时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离开你时你正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还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舞台剧情悄悄达到高潮。全体观众悄然落泪并起身鼓掌。老演员集体向全场观众深深鞠躬并挥手送行,面对舞台老演员鞠躬回礼。除了潮红的眼眶,更多的还是依依不舍。

这或许是老一辈敬业精神的感染,又或许是故乡人们骨子里的善良和华夏子孙的优良传承。他们不停地说着:

“走吧,孩子们,向着新生活,向着光明大道走吧,我们都很好,不用担心我们……”太熟悉的场景,太过相同的话语,忍不住想起了道别时的父母,无论我们行走多远,无论外面世界多么精彩繁华,多年以后回首望去,那熟悉的一切,依旧静静地矗立在哪里,成为一道风景,一种标志,成为我们永远走不出的稻田,难以忘却的家园,永远珍藏在最珍贵的记忆里。

相信我们能跑赢——写给第25个记者节

□流沙

人不能太功利。新闻,从来都不是那种养家糊口、岁月静好的职业,从事它的人,我一直认为应该是要有梦想的。

有人说,这个梦想早已经在抖音、微信以及短视频等等人人都可以使用的新媒体平台的夹击下破碎了,沉沦了,很难打捞了。即便如此,我也从来没对传统媒体的将来有过悲伤和失望,反而从喧嚣纷杂的舆论场中,看到了新闻媒体的“机会”,这种“机会”是历史性的。

今夏,孩子远渡重洋求学,他到校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且第一时间给我传回普利策奖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的塑像,以及展陈室内的诸多图片。

他的专业与新闻“风牛马不相及”,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我。他小时候,学校离我工作的报社不远,下午放学他就走到报社,那时我往往在开编前会,他就坐在我的办公桌上写作业。有时候记者进来与我讨论新闻题材,哪个稿子不发了,哪个稿子还可以“发育”,这些新闻人交流的术语,他从小也可以听懂。

普利策塑像上刻着一段忠告,大致意思是:“记者和新闻业将荣辱与共。一个有能力、无私、有公共精神的新闻界,应该拥有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有勇气去做,努力维护公共利益。如果一个带有偏见的、唯利是图的、煽动性的新闻界,迟早会教化出像它自己一样卑劣的受众……”

这段话写于1904年5月。1892年,普利策为了实现“为了公共服务培养专业记者”的梦想,提出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新闻教学项目,但时任校长没有同意。1903年,新任校长终于接受了普利策先生建立“新闻学院”的提议,普利策为此捐出了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一半建设了新闻大楼,这幢大楼现在看起来并不恢宏;而另一半用来创办四年制的新闻专业课程。但普利策创办专业新闻学院的举动,在当时充满了争议和疑惑,新闻同行和部分民众认为,新闻技能是不需要教授的。

这个论调与现在的一些人的认知如出一辙。

但普利策认为,新闻学院的目标是培养更优秀的记者,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学院将传授知识,但并非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公共服务而运用知识。学院将努力培养品德,但即使如此,这也只是实现一个至高无上目标——“公共利益”的手段。

100多年过去了,普利策的忠告,对当下解析媒体变局,仍然大有裨益,令人思考。

正是由于媒体技术的变革带来的信息爆炸,以及“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的到来,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新闻专业性”反而迎来了重构的契机,虽然现在“新闻”变得人人都可以生产和传播,但具有“公共性”的新闻信息供给反而变得非常稀缺,受众求之而不得。

从“姜萍事件”中,我看到“公共性”新闻缺失之后的严重后果。假如具备新闻理想和新闻专业性、懂“政治性”和“人民性”、受过专业训练的传统新闻媒体,也沦落为追逐流量、鹦鹉学舌的“自媒体”模样,这将是怎样的悲哀!

因为除了新闻媒体,在非政府侧,还没有一个专业和一家单位,具备传播“公共性”信息的基础和条件。

在这个技术不断变革和舆论纷杂、文明冲突的时代,公众也迫切需要新闻媒体能提供客观理性看待这个世界上以及这个社会中所发生事件意义所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那些罔顾新闻客观事实,为了博取眼球和流量,加了太多“味精”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新闻快餐,有些连快餐都不是。

这样的历会机遇,其实就摆在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闻媒体面前。

我一直相信,有梦想的新闻媒体和记者,不会在信息爆炸、舆论极端化等舆论场乱象中自乱阵脚,更不会妄自菲薄,风起云涌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替代记者,那些站在人民群众中间,具有脑力、脚力、笔力、眼力,怀着大格局和情怀的记者,一定能最后跑赢。